



蚂蚁吟

朱丽勇

鹊桥收集了所有人间的鲜花
蚂蚁低行在裸露的光下
望见的是一片灰色的夜空
花草，窗台对它来说
都只是遥望
只能是短暂的遥望
它的世界是那低矮的角落
枯叶之上以及不停地
为一粒米爬行

偏旁

老久

我可以
在某个偏旁入住
也可以省略掉前面或后面的那部分
让每一个字、每一个词
留白，用一颗心
去填空
去承接更多意外，更多的
不可知的裂变
与动荡

晚霞，落日的偏旁
群山，江河的偏旁
故乡、亲人
在漂泊中衍生的意义，或许就是我的偏旁
终生环抱

尘世有
太多的旁逸斜出
我，一直走在偏路上
而一枚走失的果实，正在迷途中
觉悟，知返
一个偏旁
成全了一个世界，风一样吹开
这万事万物间，无穷的
——隐秘

摆设

若华

一把青瓷壶出窑了
釉水肥美
外表找不出一瑕疵

可盖子偏要刁难你
我用手轻轻敲打壶身，如同敲击着
一生中的许多错事

一整天，侍弄着
这空心之物
壶盖，就是不开口
这有理由让我相信，壶里有乾坤
一定隐藏着某种契约
摆设——
成为日常

这些年收了不少壶
又有几把真是用来泡茶的呢

西部归来

秦人

飞机穿越那些飘向未来的白云
心绪是如此安稳
握一杯清茶，看窗外
策马远行的少年淹没在沙尘里
胡杨树下，红衣少女渐已模糊
阳光努力唤醒沉睡的影子
如同寻找久别重逢的安宁

残余的城墙，出没在月牙的缝隙里
曾有人在此守望，驼铃声
仿佛在述说风的来路和去处
时光摘下面纱，却无法还原历史的灰烬
面对沉没的苍茫，沙漠
留下了荒凉的泪滴，让我怦然心动

灵魂如鹰鹫在风沙中磨砺
在远和近的俯瞰中，陌路相逢

七夕·走进仁庄

林京勇

喊一声仁庄……我来了！
踏上鹅卵石铺就的小巷
我仿佛听到了水的呐喊声
抚摸鹅卵石砌成的老墙
我仿佛感受到了山的执着与厚重
那天井里用鹅卵石拼凑出来的地面啊
像电波一样一圈又一圈的向四周散发
它似乎在告诉我们
仁庄，绝不是一村一县这么简单
它的仁爱之心
是要向全世界直播的！

这个用鹅卵石垒筑起来的村庄
到处都背负着石头般的仁字
在七夕这个讲究缘分的节日里
我走进了仁庄，与仁者见面
握手，对话，诗歌朗诵
仿佛都闪烁着石头的精神与品质

舞台

小邱

风把每个窗户都小心编排
像是人的敬畏感
将矛盾又勾上一层轮廓

剧场里观众比演员更加喧闹，
更懂得沉默着捧杀，冷静地欣赏
偶尔有一个舞台
却时常看见面容扭曲的雨水
在具体的场景中动荡不安

追逐着塑料袋的环卫工人
早将恶作剧当作无头无尾的喜剧
母亲将淋雨的女儿拉回伞下
商量起今天的晚餐
送葬的队伍像烟一样
伸向稀释的远方

也不只欣慰
想到风起云涌的日子
窗户响了一个下午
西山头的太阳垂落，像一只
坏掉的射灯

八月

吴昌裕

太阳照耀的日子太热烈
时不时烫卷我仅剩的柔软
我只能藏起自己
哪怕是盛过冰的杯子
轻轻地一碰
凉透冒烟的激动
若是恰好有点雪水
愿她能淹没我

下雨时，吹鼓手的号角
如一群巫婆围住了我
在炙热的伤口上
洒了几滴甘露，又匆匆而去
阴天更是糟糕
小黑屋里唯一安慰我的朋友
是豆大的汗珠
他的气息熏乱了我的世界

八月，尝足了你的味道
我才知，冷酷
让人喜欢的道理了

爱是一种隐秘

金爱微

说到爱时
就是在酝酿一次战争
我急需在冬天来临之际
找到一种隐秘，与黎明合二为一

风尘仆仆，满身龟裂
我是泥沙蜿蜒的河流，晒干的血肉
被风吹开的嘶吼
是左心房和右心房之间的缺损
和凿刻的千万座金刚站立的姿态
我还要右手扼喉
绝不说出‘爱’这个字眼

不用明月皎皎或晚风轻柔
“生是过客，跋涉虚无之境”
想起爱时，我便安于
心满意足的伤痛